

蒙外的日今

著 昭 公 潘

司 公 器 儀 書 圖 亭 升 國 中
行 印

今日的外蒙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初版

今日的外蒙

編者

潘公昭

發行者

楊孝述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發行及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分發行所

南京 廣州 漢口 重慶 北平

代序（一）

本人曾奉命赴外蒙古參觀公民投票，今即以當時觀察所得的情形，作一次遊歷式的敘述。

我們知道外蒙遠處邊陲，地接蘇聯，政治上時常發生問題。中央准許外蒙當局舉行公民投票自決，並派大員前往實地觀察，以示宣慰之意。國防最高委員會對於擬派人員，曾經詳細商討，最後決定派本人為代表，並由國防會、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蒙藏委員會、航空委員會等機關各派代表參加。一行十五人，在臨行前，蔣主席特予召見，面授機宜。並接受本人之請求，召見代表團全體人員訓話，剴切指示。我們到外蒙以後，又迭接主席電報，指示應對之方針。精密周到，無微不至。由此可見最高當局對外蒙問題的重視和注意了。

我們一行在外蒙古的首都庫倫住了六天，除了參加公民投票以外，還參觀了庫倫方面的各種建設。現在根據庫倫一角所見到的各種情形，對於外蒙的現狀和將來，作一點客觀的論斷。當然，庫倫不能代表整個的外蒙古，但因為庫倫是首都，至少足以代表外蒙古的精華所在，所以以「從庫倫看外蒙古」為題，分為下列數段，順次報告。

我們代表團一行十五人，於去年國慶前一天，由重慶乘機飛北平，住平週餘，製備行裝，然後再由北平飛庫倫。但以限於飛機載重十二人，餘三人留駐北平，以為聯絡。兩段航程各為五小時。從重慶飛北平，一路上見到山川起伏，阡陌縱橫，草木蔥蔥，炊煙裊裊，真是錦繡河山，逗人愛戀。從北平飛庫倫，但見遍地沙漠，萬里無煙，真是地曠人稀，荒涼不毛，此種塞外景物，與關內之繁榮錦繡，正是一幅絕對相反的對照。我們愛我們關內錦繡河山，同時我們也決不輕視這片塞外大地，我們深願此行能有重大的成就。儘管讓外蒙在政治關係上是獨立了，但是要獨立後的外蒙民族，追念與我們的歷史淵源，在國際關係上，永遠為我國的盟友，讓這片不毛大地，分而不割，與我國共存共榮。這是我們當時最初所感想，想來也是大家所同情的。

我國內地與外蒙，在民初還有往來，以後彼此隔膜。我去外蒙以前，看了七八種關於外蒙的書刊，（多是外國文的，因為關於外蒙革命後的中文書籍極少）。並訪問了幾位到過庫倫的朋友，他們都忠告我多帶衣服，說那邊天氣奇寒，侵入肌骨。但是到了庫倫，我們見到光天化日，天氣很好，雖然那時已是秋末冬初，庫倫已落過雪，結過冰，並不如傳說的奇寒。真出人意外，我們留在庫倫期間，天天晴朗，帶的橡皮鞋，準備下雨穿的，也沒有用。我們想蒙古變了，天氣也變了，大家都驚奇着。

我們一行十二人飛抵機場，外蒙政府早為我們準備了十一輛小汽車迎接。我們坐在汽車裏，瞻望車外，只見一路平坦。並不崎嶇。遙見喇嘛廟上，秋陽反照，金光燦爛，相映成趣。歡迎我們的人員，有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代表，外交部次長，牧農部長，內政部長，庫倫市長等。我們以為蒙古人一定是土老土氣，那知他們西裝革履，落落大方，與我們握手為禮，互道寒暄，也很合度。他們引導我們到外賓招待所，所內設置很精緻，男女侍者多着西裝，精神活潑。內部裝有冷熱氣管，且有控制器，可以調度冷熱。門窗簾均用美麗花邊綢布。所內除客廳、餐廳、寢室外，還有交誼室、彈子室、理髮室各種設備，應有盡有。吃的方面有羊奶、馬奶、牛奶，每日三餐用俄國餐，營養很好。我們只住了六天，回來時，大家都說我們胖了許多了。

庫倫在民國初年，很少現代建築，市內房屋多半為喇嘛廟，普通人民多住在蒙古包內，街道又窄又髒。今日庫倫市內都是新式樓房，有玻璃門窗，有地板，有電燈電話，甚至有地毯及很精緻的窗簾，巷道也很寬敞，整齊，所缺少者僅自來水與柏油路而已。

我與外蒙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兼大元帥喬巴山晤談多次。他在外蒙革命時是亡命之徒，曾在俄七年，懂政治也懂軍事，待人和氣與我們言談，不亢不卑；頗有領袖風度。其他各級官員，也頗有政治人物的風範。這也是值得報告的一點。我們分組參觀公民投票，一組到離庫倫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龍桑姆，一組在庫倫城內，一共參觀了幾十個投票處，投票的人很踴躍，庫倫各處電燈輝煌，如同白晝，但沒有收音機等，情形非常熱烈。喬

巴山曾經於正式投票前很自信的對我說，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投贊成票。結果不出所料，足見他們組織嚴密，控制澈底了。

外蒙的文化建設，庫倫人口僅十餘萬，是新興的都市。我們參觀投票後，並參觀他們的文化事業，我們參觀過庫倫大學、高等政治幹部學校、中小學聯合實驗學校、中央劇院、中央馬戲院、印刷局、博物館等。庫大的設備相當充實，洵屬不可多得。高等政治幹部學校為特種學校，相當於我們的中央訓練團，為供大學生或公務員研究之所。規模很好，且很整潔。這兩個學校的校長和教授，都有學者風度。學生也佩證章，着制服，精神飽滿。外蒙的政府官員，三四十歲的大都不懂我國國情，他們的學生，當然更是茫然。可是他們對我們，絕不輕視，無論大中小學學生，見到我們都鞠躬，彬彬有禮。我覺得庫倫的青年，比我們江浙的青年，並無遜色。我們又參觀外蒙的歌劇和馬戲，演員的活潑伶俐，健康壯美都很難得。尤其場內觀衆秩序非常好，足見外蒙的教育程度，已相當提高了。關於印刷方面，其中央印刷局內各種新式設備如捲筒機等都有，報紙印刷很精美。博物館分歷史與物產兩部門，佈置得都整齊有意義，他們沒有商業區，却有合作社，惟供應品不很多。各種工廠如酒精廠、製革廠、電燈廠、毛織廠、麵粉廠、磚瓦廠都有。他們自認為科學不很發達，各種技術人員還不够，故多半須由友邦（蘇聯）供應。總之，外蒙原是我國文化落後的地方，現在一切都出乎我們想像的進步了。外蒙革命後，喇嘛教徒打倒，因此庫倫城裏的喇嘛廟並不多。民族也變了質，從前蒙古人民是遲鈍的，現在都敏捷。一般平民，以游牧為業，平時所住的所謂蒙古包，包裏就是一戶人家，男女老幼少雜處，羊羣馬羣散在包外，等四週的草吃光了，便拔包他移。土地不是私有的，因此外蒙的土地不成問題，容易接受蘇聯的制度，實行共產主義。外蒙的政治最高權力機關為大國民會議，在閉會期內，由小國民會議，即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其職權。政府的高級官吏如國務總理及閣員等，均由其推選。國務總理以下設各部，以牧農部為最重要，牧農部長兼副總理。外蒙現分為十八省一市，省稱「艾馬克」，省以下為縣，縣稱為「索蒙」。省政府亦設各

廳。外蒙對衛生很注意，在中央設部，在省設廳。這是因為外蒙人民多住蒙古包，通常不分尊卑男女，合住一包，且河流稀少，用水缺乏，洗衣沐浴，殊屬罕見，因此多花柳病，影響民族健康至鉅。故外蒙政府現對醫藥衛生極為注意。外蒙的王公貴族及喇嘛教徒，在革命的初期，猶如蘇聯的白俄，不能享受選舉投票等公權，迨至最近，因為他們一方面受了革命的洗禮，一方面外蒙當局的政權已經鞏固了，修改了憲法，規定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喇嘛教徒也得參政了。

不言而喻的，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很密切。外蒙與蘇聯接壤，其交通線多通蘇聯。與我國交通，以有大沙漠之隔離，反不便利。因此他們的政治發展，自然容易受蘇聯的影響。經濟方面，更是非依賴蘇聯不可，蘇聯與蒙訂有友好條約，自民國二十六年起，即訂有軍事同盟，蘇聯在外蒙有公使及軍事代表，人均甚幹練，足見蘇聯對外蒙關係的重視了。同時外蒙的外交人員，也很精悍，他們的才識經驗都不錯。他們與我們週旋，處處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態度，其修養之深，於此可見。除蘇聯與我國外，其他各國尚無與外蒙發生外交關係。所以此次聯合國大會，外蒙請求加入，以英美不贊成，未得通過。

外蒙問題為中蘇邦交中複雜問題之一，外蒙獨立，為既成事實，我國承認其獨立，便直接足以影響中蘇關係。今既承認了，中蘇糾紛，可以因此解決大半。同時外蒙人民，與我無爭奪，可能與我們保持好感。古人說「愛人者，人恒愛之」，現在外蒙與我們關係尚好，未始不是承認其獨立的後果。所以我們承認外蒙獨立，在表面上看，如有所失，實際上是有利無害的。

最後，從外蒙的建設看來，我們得到一個深刻的感想，就是在荒涼的地方，也可建設為現代的都市，我國邊疆問題還多，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把我們的邊疆，分別建設起來。

代序(二)

(「現代蒙古」序)

這部書付印的動機如下：

由於下文所述的時代的要求，一九一九年春天在西伯利亞活動的「消費合作社全俄國中央聯合會」的一部，爲着這個聯合會要向蒙古承辦輸出事宜而實際上尚無任何經驗，而且如果要草擬廣泛的經濟上的新計劃，其先決條件就有對蒙古的產業、社會狀態、政治情勢及風俗等進行調查研究的必要。所以，受到中央聯合會關於對蒙事業的委託的人們，當然首先要要求關於蒙古參考資料的。然而，關於蒙古的專門書籍，說起來真是「寥若晨星」，他們蒐集這一方面的資料的努力，終歸失敗了。至於M·波戈萊夫氏的「一九一〇年莫斯科商業探險記」、M·索朴萊夫氏的「俄蒙貿易事務」及A·B·波洛巴恩氏的「現代通商經濟關係上的蒙古」等現存資料，又都是歐洲戰前時代所著的陳舊文獻，不能從這裏去認識今日的蒙古。因此，就有人倡議進行專門性的實地考察，到蒙古去進行新的調查工作。中央聯合會託本人擔任這個考察團的指導工作，本人也就欣然接受了。這個考察團的基本任務，是從事蒙古（正確的說是北部蒙古或自治蒙古）的經濟調查。然而，由於我國關於蒙古的資料，一般說起來非常缺乏，所以同時又把蒐集些可以闡明蒙古國家組織、政治狀態及風俗文化的資料，作爲這次考察團的附帶的任務。

考察團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從伊爾庫次克出發，同月十五日經恰克圖，越過自治蒙古的國境，先以庫倫作爲最初的根據地。考察團在這裏完成了編組等等準備工作，並且在這裏獲得自治蒙古政府一九一八年開始調查編成的關於喀爾喀族人口及家畜調查統計等等，這些是研究蒙古經濟狀況的珍貴的資料。考察團於七月十一

日從庫倫出發，經過三個月之久，遍歷埃爾德尼都、三音廈比、穆林庫倫、哈特斐爾、杭愛、契遜戈爾、烏里雅蘇台、杭格里居克，旅程約二千俄里。十月下旬，考察團在杭格里居克河畔張列冬營，在這裏多蒙 A·V·布爾德可夫氏的好意，提供天幕，並獲得極其豐富的圖書，可以作為研究蒙古的資料。

在冬季，考察團進行科布多地方的調查，完成了中央聯合會所委託的任務。後來就從事於所蒐集的資料的整理。這本書，也就是在杭格里居克河畔的冬營中執筆的。考察團歸途經過哈特斐爾及蒙達而至伊爾庫次克。這樣，考察團已經過自治蒙古境內歷時十六個月，跋涉旅程約達三千俄里了。

團員人數不多，除本人被推為團長之外，尚有我的助手兼任攝影及會計工作的 A·I·卡里尼可夫氏、主管食品 and 用度的 I·V·葉朴夫氏，譯員 E·B·巴哈諾夫氏，以及管理行李馬匹的雇傭工役三四名。過去，有許多蒙古調查家，常常嘵嘵叨叨地訴說語言通譯上的種種困難，但是我們，這一層却相當順利。因為我們得到一位對我們調查上貢獻很大的富有教養與經驗的庫倫蒙古學校教師 E·B·巴哈諾夫氏為翻譯，對於巴氏和其他團員協同一致的努力工作，衷誠感激不已。此外，對於在科布多地方的調查上，給我們以許多幫助的中央聯合會科布多分會會員 F·E·基塞里育夫氏，也必須深表謝意。

考察團在蒙古使用的交通工具，種類很多，從恰克圖到庫倫是用有俄國車夫的出差馬車，從庫倫我們駕駛四部自用馬車出發，（本人則一直騎馬），到了烏里雅蘇台，車子的一部份壞了，所以到杭格里居克一路，混用馬車和駱駝。渡科索戈爾湖時，使用中央聯合會的「蒙古」號江輪。冬季的旅行則大部份時間在駱駝背上。歸途到哈特斐爾大家都騎馬。我們這次旅行考察，每天平均旅行三十至四十俄里，在三音廈比、哈特斐爾、烏里雅蘇台等重要地點，大都留居七天至十天。所以，我可以下一結論，就是在蒙古使用交通工具，主要的以夏天騎馬，冬天用駱駝為最便利。如果蒙古的運輸沒有根本的改革，那麼，我不能不摯誠地向今後的蒙古調查家提供上述交通方法。

關於資料的蒐集，我們到處用各種方法進行，俄國領事館、旅蒙的俄僑、中國商行、蒙古官衙、蒙古寺院、各王公官吏、喇嘛及一般居民，都會對我們的調查工作有許多貢獻，我會盡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期獲得各方面的情報。我特別用心和努力的，是要從蒙古人本身蒐集直接情報，而實際上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得到許多優良的成績。當然，根據艱苦的經驗，我們對於蒙古人所提出的情報，也必須經過充分的檢討批判，才能斷定它是否可靠。我對當地居民（俄國人和蒙古人）蒐集資料，同時也把合作社的實際及其目的給介紹他們。我對俄國人把從伊爾庫次克帶來的關於合作社的書給他們，對蒙古人則另外給他們一些蒙文的小冊子，這是由考察團在庫倫所印行的記述合作社的理論、形式和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的實際情形的。這種小冊子曾分送城市及鄉鎮一切蒙古官署，此外也分發給蒙古境內一切中央聯合會的合作社。

考察團不能不在極其不利的客觀境內進行自己的工作。在一九一九——二〇年間，俄國在自治蒙古的一切「權勢」幾乎掃地以盡了，結果不免大大影響了中國人和蒙古人對蒙古的俄國人的態度，對於俄國的旅行家（例如P. K. 卡士洛夫上校），各「旗」都舉行盛大的歡迎，搭起特別的天幕，殺了幾十隻羊，唯恐歡迎應接稍有不週，這種時代是曾經有過的，但今天已經是過去了。對於我們，縱使不被看做敵國的人，至少也是旅行在沒有好感的國家，不能不隨時依靠自己的保護。蒙古當局的援助云云，固然只是夢想，就使親切的招待也可說是不充分的。差不多所有蒙古的商人對於俄國的考察團的態度都帶有二重性。最初俄國商人靠着中央聯合會的援助，在工作計劃上對考察團表示好意，希望獲得相當的便利，後來因為我們的期待看起來已經落了空，就馬上把好奇的假面具拉了下來。當然，也有例外的事，我們這個考察團能够順利地完成使命，就多靠P. A. 烏伊支台氏、A. I. 柴布拉洛夫氏及A. V. 布魯德可夫氏等的好意，提供珍貴的資料，確是難能可貴，值得感謝。同時，送給我們許多鉛筆畫的「蒙古人」的連寫的M. D. 哈姆特夫氏，也須特表謝忱。

其次，應該一述關於考察團所蒐集的資料的整理。我們以往關於蒙古的研究，似乎偏重在專門的蘊奧而為

一般民衆很難了解的事物。例如N·M·浦爾贊瓦里斯基氏、M·K·卡士洛夫氏、P·V·潘夫卓夫等諸氏，專心一意地埋頭於蒙古的地理學，G·N·朴太寧氏則致力於地理及人類學，A·M·朴支德尼也夫氏以對宗教的興味爲主，M·I·波戈萊朴夫，M·N·索朴萊夫、A·B·波洛巴恩，及一九一〇年的莫斯科商業考察團，又單純致力於經濟上的研究，至於把所有蒐集得來的資料全部認真地加以研究的，至今尙屬罕見。不單如此，過去研究家們所提供的著述，差不多完全不適用於非專家的一般讀者的。至於普通旅行家的日記，或是瑣碎的原文，或是大部份已經竄改（這種方法爲浦爾贊瓦里斯基、卡士洛夫、朴太寧、朴支德尼也夫等所採用）而後印刷的，單調無味，同一事件反復了數十遍，出現在日記的每一部分。雖然也有曾經研究家相當的修訂或整理，但是終不免學究氣，使普通讀者一看到就給嚇退了。

學問專家們發表真實的「學術」，都帶有野蠻的形式之傾向，實際上這種形式，無非爲着滿足自己的利慾，以知識作商品，保持智識爲「有學問」的少數人的專利時代的遺風，這也只是固守褪了色的過去的惰性的形式而已。十九世紀中有許多大學者，用非常優美的表現法，把深奧的學理通俗化。我們一提到波凱里、托爾克斯、及賴薩爾等的名字，就可以充分明瞭了吧！然而，那些學問上的商人們，却嫉視新進的學者。

我們原有的關於蒙古的書籍，一般的對於民衆具有非常傲慢的態度，所以這次在着手整理考察團所蒐集的資料之時，我曾儘可能努力避免歷來研究家所有缺陷。本書的特點，也就在乎此，第一，本書必須把極重要的內容，用極淺顯的文筆寫出來，本書所說的不是考察團的事實而是蒙古，也不是說蒙古的某一部分而是全面地論述蒙古概況。從這種見地，我不僅斷然抽出考察團的日記（日記，我只把它當做一種資料）而且把統計表也放在卷末作爲附錄。同時，本書的中心，雖然放在考察團的主眼的經濟問題，但是對於國家組織、宗教、風俗和地理也相當注重，因而儘量利用我們這次考察團所獲得的資料，以及從前蒙古研究家所蒐集的資料。我們對讀者所提供的，不是全體的某一小部份，而是希望看到作爲全體的蒙古。如果說這一部幸能實現自己的希望

，那就非常可以欣慰的了。

，我並不忽視本書的缺點，本書也像別人的作品一樣，有不少脫漏缺陷之處，但是對於差不多不知道統計的國家的報道，對於沒有正確的數字來獲得滿意答復的許多問題的地方，實在只有請讀者鑒諒。今後我只有希望儘可能地獲得更完全的資料，並且希望像中亞細亞研究家諸氏對於本書編纂之一再訂正先輩的錯誤一樣，來改正我的缺陷和錯誤。這是學術發達上極自然的途徑，學術研究的後裔是站在先輩的肩上的，他們一進入某一時代，又只有讓自己的子弟和後輩來改訂自己的錯誤和缺陷，像自己對父祖們所做的一樣。

蘇聯·斯基

自序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獲得蘇聯與我國的正式承認，從蒙古民族本身說，不能不算是一百多年來艱苦奮鬥的偉大成功，也就是蒙古民族走向獨立、自由與富強的前途的第一步。從中國說，表面上對於漠北一大塊疆域的分離，似乎不免有依依之情，然而從一百多年來特別是最近數十年來成爲邊境兵連禍結的因素之一的蒙古問題，現在一旦獲得比較合理——特別是符合當代中國最進步的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原則的解決，切實些說，對於中國，並沒有什麼禍害。而且這種解決之有利於今後中蒙民族之間的瞭解與合作，有助於今後遠東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我國對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承認，並不是說我們對蒙古間關係的終結，相反的，這倒可說是中蒙關係的新出發點。從消極方面來看，中國和蒙古間國家的劃定，中國和蒙古間原有紛爭的解決，東北蒙旗內蒙和西北蒙旗今後可能的動向，以及中蘇蒙古三國關係等等，涉及兩國利害的地方太多了，怎樣合理地解決舊時存在的紛爭和怎樣有效地防止在在可能發生的紛爭，今後一定要比較以前無交涉的封鎖時代更成問題。而且還要特別重視的，是在積極方面，怎樣增進中蒙兩大兄弟民族之間的互相瞭解，怎樣發展中蒙之間政治上防衛上乃至一般經濟、貿易、社會、文化事業上的合作，怎樣鞏固中蘇蒙古之間的國際友誼，以促進遠東北部永久和平與安全，而貢獻於全人類文明與繁榮？這一切問題，如果不注意及準備，前途確是大可憂慮的。

如果這種觀點沒有多大錯誤，那麼，一切的先決條件，就在中蒙兩大民族的互相瞭解。但是，可惜得很，由於滿清王朝差不多二百年間，對於蒙古民族的專橫的統治，由於民國初期十餘年間北京政府，安福系及奉系軍閥對蒙古的錯誤政策，由於最近數十年來中國內憂外患交迫所造成對外蒙古的隔絕狀態，更由於長期壓抑及列強影響下蒙古民族對漢族的情感上的憎惡和猜忌，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新聞消息互相封鎖政策，中

蒙民族之間的認識和瞭解，簡直太缺乏了。當然，這種認識與瞭解的缺乏，是兩大民族之間一切不幸和禍患的主要來源，而國際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曾爲着自己對蒙古及全中國的侵略的野心，不斷地製造出關於外蒙古及蒙蘇關係的種種虛構的消息，什麼「外蒙赤化」「外蒙加入蘇聯聯邦」，「蘇聯分割外蒙」等等，這樣更加深化了中蒙民族之間的不瞭解不信任，甚且在世界上造成各種錯覺，而便利了帝國主義者侵略政策的推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已經崩潰了，但是潛藏的日本帝國主義、其他帝國主義者、國際野心家，還在繼承的宣傳和虛偽的報道，而相反的，在我國貧弱的出版界和新聞界，却缺乏關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正確的介紹。這不能不說是中蒙兩大民族所同感的憾事。

本書的問世，不敢說足以彌補這種缺憾，但希望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向這一方面多多努力，那麼，也許不久的將來，這種缺陷終會被彌補的吧。至於著者所希望在這本書裏完成任務，扼要說來：在消極方面，矯正關於蒙古尤其是外蒙古一般不正確的傳說和報道，因爲不論是帝國主義者其代言人惡意杜撰謊言，或是中國學者記者們無意傳播的調調，不僅有害於中蒙兩國的利益，而且也有害於任何欲知真相追求的意志，在純粹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也必須加以廓清的。在積極方面，全面的正確的報道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真相。所謂「全面的」，就在報道這個新生國家的全部——從它創造獨立國家的歷史原因，國際環境，內政形勢到全體人民的要求，民族、地理、社會、經濟一直到政治與文化，作全面的檢討的介紹，而不以某一部份的某一時期的現象作突出的強調而把另一部份或較大部份的史實與現實加以抹煞。所謂「深入的」，是從歷史的演變，和從民族社會經濟內部現實，把蒙古的一切作切實的報道，而不是根據一時的表面的現象作武斷的論列。所謂「正確的」，就是不憑藉一己的情感或意志，不依據片面的或捏造的報告，而按照實際情形，按「真是真非」的基本原則來說明蒙古的全部，現實，不揚惡而隱善，也不隱惡而揚善，惡還是惡，替它隱瞞是不必要，（而且對蒙古與中國都無利），也不可能的；善還是善，替它隱瞞是不道德的行爲，對蒙古對中國都無利益。但是，由於著者

見識的簡陋，和環境限制，特別是由於實地調查報道與參考資料的缺乏，上面這三點，深愧未能完全做到，也許還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希望有識者多多指示。

本書內容，包括（一）史地概觀（地理形勢，民族歷史，居民概況），（二）國民經濟（經濟結構，財政與金融，交通，運輸，郵電），（三）資源和產業（畜牧，農業，鑛產，森林，狩獵，水產，工業），（四）商業與貿易（國內商業，對外貿易），（五）革命過程（自治運動經過，人民革命經過，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成功），（六）政治建設（民主建國的鬥爭，政治機構，政黨組織），（七）國防、社會文化（人民革命軍，國防設備，社會和文化），（八）獨立和富強的路（中蘇蒙古關係的發展，獨立富強的前途，革命及政治領袖）。此外並有附錄：「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對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讀此似乎可以獲得一般的認識了。不過由於現實資料的難得，未免尚有遺漏或錯誤的地方，務請識者指教及提供正確資料，以便再版時訂正。

這裏尚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本書卷首的插圖，一部份承蒙蘇商時代日報社姜椒山先生提供，校閱方面承蒙殷希純張子梁二先生指點及協助，不能不在這裏提出，以誌感謝。「代序」是雷法章先生的講稿。雷先生奉命到外蒙古去參觀全國公民投票，最近在浙江省會杭州發表這篇公開的演講，對於外蒙古，就雷先生實地所見所聞，作公正而坦白的說明，簡明扼要，不但是一篇忠實的報告，可以看出最近外蒙的實情，而且也可作中國當代政治家民族政策最得當的解釋，更有深刻的意義。所以特別轉載在這裏，相信必為雷先生所允許的，順此致謝。此外，蘇聯著名民族問題專家及外交家邁斯基的「現代蒙古」一書，雖早已出版，而在今日中國，尚有翻譯的必要，本書一部份材料，還是取自該書（原書為俄文），因此特別譯出他的原序，附列卷頭，使本書的價值更加明顯些。

最後要說明的是當本書付印作序的今天，適（內子安妮（趙淑芬女士）以腦痛歸天。著者近年埋首傷心於中國邊疆及世界弱小民族問題之研究，如果說幸而稍有成就，大部份實在出於安妮女士之賜。因為近年中國

，一直在戰亂與黨爭之中，作爲一個窮學者而不甘忘自菲薄的著者，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幾乎無一日不在危險和困苦之中。自一九三九年結稿以來，即迭遭大故：父親兄弟，都在敵偽毒手恫嚇毆辱下致死，而著者又遭失業，新婚數月，即顛沛流離於港越西南各地，後更歷經陪都大轟炸及香港之戰，破家蕩產、精力交瘁。當避難滬濱之時，著者得以閉門著書，脫稿數百萬言，實在全靠吾妻安妮的艱苦支撐。就因爲她當時軋米軋煤，賣書賣衣，遭受欺凌侮辱，驚懼刺激，強加忍耐，絕不向我訴說。積勞積憂，致患腦癌，而扶病苦幹，務以笑容使我安心研究及寫作，不爲威脅利誘的數度襲擊而稍遷就，祇待勝利後稍吐一口冤氣。勝利一年多了，物質的艱苦依舊，原在意中，而精神上的安慰也因內戰而化泡影，當時編著各稿，大部份仍無法出版，然仍吾妻的勉勵安慰，不發牢騷，繼續埋頭苦幹。著者曰夜聞見她熬受頭痛慘狀，痛楚幾無一分鐘間歇；而著者以稿費付醫藥，仍感不足，不能認真治療。她亦毫無怨言，不願著者向所識權豪降志乞憐，一似在淪陷時期。直到她血肉全爲毒痛侵蝕以盡今天最後斷氣，一直勉勵著者，爲一個真正的好基督徒，堅持爲真理爲民主爲弱小民族及天下無告的弱者而奮鬥到底。她這樣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爲了窮困和志氣，終於拋棄她三個幼小的女兒，不及看到自己理想的實現，在大家正需要她的時候，十分不願意地回去了。爲著使她這種未竟的志願更深入人心，著者在描畫這部弱小民族解放成功的小冊子出版之時，略述她的志行，並誌我對她的感激（沒有她當時苦撐相助，這書無從脫稿），大概一定能邀讀者的鑒諒的吧？

潘朗（公昭）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